

楊曾文教授校
敦煌博物館本

六祖壇經及其英譯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樹 明鏡亦无臺

仁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林光明
蔡坤昌
林怡馨

◎編譯

楊校敦本六祖壇經及其英譯

The Mandala Sutra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New Dunhuang Museum Version

Revised by Prof. Yang Zengwe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ony K. Lin

Kunchang Tsai

Josephine Lin

楊曾文 校訂

林光明 蔡坤昌 林怡馨 編譯

嘉豐出版社・200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楊校敦博本六祖壇經及其英譯 =The Mandala sutra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the new Dunhuang Museum version revised by Prof. Yang Zengwen/ 林光明、蔡坤昌、林怡馨編譯. --初版. --臺北市：嘉豐，2004 [民 93]

面；21公分. --（光明文集；7）

ISBN 957-28039-5-6（精裝）

1. 六祖壇經—研究與考訂

226.62

93009728

光明文集 7

楊校敦博本六祖壇經及其英譯

The Mandala Sutra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New Dunhuang Museum Version

Revised by Prof. Yang Zengwen

編 譯 者：林光明 Tony K. Lin

蔡坤昌 Kunchang Tsai

林怡馨 Josephine Lin

美 術 編 輯：黃家宜 Devi C. Huang

封 面 題 字：嚴榮貴

文 字 編 輯：陳惠珍 林愛真 蔡豐姣

出 版 者：嘉豐出版社

發 行 人：陳慧珍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5段69巷2弄36號

電 話：(Tel) (886-2)2765-7420, 2764-5131~4

傳 真：(Fax) (886-2) 2763-2778, 2763-6567

電 子 郵 件：service@dodecyl.com.tw

網 址：http://www.dodecyl.com.tw

郵 政 劃 撥：帳號 19424927 號；戶名：嘉豐出版社

定 價 新台幣 450 元

初 版 2004 年六月

行 銷 代 理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代 理 商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69 巷 10 號 5 樓

代 理 商 電 話 (02) 2508-1731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楊曾文教授序

1986 年我根據敦煌縣博物館所藏的《六祖壇經》的照片校寫出《敦煌新本六祖壇經》，1990 年在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前又作了第三次校對。此後，1993 年本書出版，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

1995 年 12 月我應邀到臺北出席由法濟寺天臺宗研究所主辦，現代佛教學會承辦的“天臺宗的歷史與思想學術研討會”。在會場內外充滿學術氣氛的交流中又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其中經傳偉勳教授與藍吉富教授介紹認識的林光明先生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朋友之一。在一次會議的間歇時刻，我有機會與傳偉勳、藍吉富和林光明三位先生就佛教研究問題交談。藍先生順便向我介紹了林先生以後的佛教研究設想。隨後，林先生自己作了一些補充。原來林先生是位成績卓著的企業家，任漢功企業公司的總經理，從事化學原料、機械設備的銷售和技術轉讓等業務，但又把佛教研究當作業餘的最大愛好。他有感於人們閱讀和使用傳統佛經有很多不方便之處，便把幾部常用佛經版本輸入電腦，重新集校、編排、分段、標點和出版，以利於讀者和研究者讀誦使用。他所編著的《金剛經譯本集成》、《阿彌陀經譯本集成》已由臺北迦陵出版社出版，並即將把已經完成的《大悲咒研究》交出版。在他今後的研究計劃中，還準備編撰《中英對照法華經》，並且將校編各種版本的《般若心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以及《六祖

(4) • 楊校敦博本六祖壇經及其英譯 •

壇經》等，作為「佛經譯本集成」的系列出版。對於林先生以往的佛學研究成績和今後的計劃，我是表示讚賞的。當時我順便建議，如果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敦煌新本六祖壇經》譯成英文向西方介紹的話，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並且是功德無量的事。傅先生與藍先生對此建議表示十分同意，認為此項工作很有意義。林先生是位性格豪爽，善於決斷的人，當即決定將英譯《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列入日程。我回來後不久收到他的來信，說將用三個月或半年把《壇經》譯完，並希望我為此書寫一篇序。

近年來國內外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對佛教傳入中國後的民族化問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佛教源於印度，傳到中國以後經過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思想和宗教習俗的長期地適應和結合才演變為中國民族的佛教的。隋唐時期帶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形成，標誌著佛教民族化過程的基本完成，此後進入中國民族佛教的持續發展時期。在這些佛教宗派中，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是最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宗派。其中的禪宗在進入宋代以後成為最有影響的宗派，幾乎所有的佛教寺院都稱“禪寺”。禪宗發揮大乘佛教的理論，認為人人生來具有佛性（覺悟的內在可能性），通過自修、自悟就能達到超離煩惱的解脫。修行不必遠離日常生活，也不一定非得出家不可。禪師根據參禪者或學人的根機素質傳授禪法，對如何達到覺悟進行形式多樣和生動活潑的指導。在這方面，現存大量的禪宗公案、語錄為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閃爍智慧火花和充滿生活情趣的事例。禪宗不僅影響到佛教各派，也影響到中國的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思想，影響到文學藝術的很多領域。

禪宗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體裁也多種多樣。然而，在一切禪宗文獻中最有影響的首推《六祖壇經》。記載慧能（638-713）生平事迹和語錄的《六祖壇經》是唯一由中國人撰述的被奉為“經”的著作。中國禪宗進入唐朝後期逐漸形成不同的派別，主要有五宗，即：臨濟宗、潯仰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然而它們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借用元代禪僧德異的話說：“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元代德異本《壇經》序）《六祖壇經》是禪宗各派傳教和傳授禪法的主要依據。可是，《六祖壇經》有很多的版本。據本世紀20年代以來的研究，《六祖壇經》主要有唐代的敦煌本、宋代惠昕本和契嵩本、元代德異本和宗寶本，還有所謂的“曹溪原本”。其中每一種本又有不同的寫本或刻本，例如惠昕本在日本發現幾種寫本，用其不同的發現地命名，被稱為興聖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元代宗寶改編本在進入明代以後被編入大藏經，成為最流行的《壇經》，其他各種《壇經》本子逐漸從社會上佚失。即使是宗寶本《壇經》，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麼，在這樣衆多不同的版本的《六祖壇經》中應當用哪一種呢？

應當說，對於研究者來說，各種本子都有其不可代替的價值，都有閱讀和研究的必要。因為不同時代的《壇經》本子演變的事實，反映了禪宗發展史的一個側面。然而，如果要考察研究慧能和早期禪宗的思想或歷史，就應當首先依據最早的敦煌本《壇經》。這是佛學界早已達成的共識。

現在通用的敦煌本《壇經》是日本學者矢吹慶輝（1879-1939）

在 1923 年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書中發現的，編號是：S 5475。由他所校對的敦煌本《壇經》被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8 卷之中。然而最流行的敦煌本《壇經》是日本鈴木大拙（1870-1966）的校本。此後，在中日兩國相繼出現很多新的校本。在西方，據我所知，美國學者陳榮捷和揚波爾斯基各自所譯注的《六祖壇經》都是敦煌本。然而，以往所用《壇經》的敦煌原寫本是國際學術界共認的“劣本”，因為有很多字迹不清和錯訛遺漏之處，致使各種校本都有一些難以讀通的字句。很久以來學者盼望早日看到一種新的敦煌本《壇經》的出世。

1935 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發現一種新的佛典抄本，上面有《六祖壇經》。他把這一抄本長期珍藏在自己身邊。1943 年北京大學向達教授（1900-1966）到敦煌訪查古代寫經，從任子宜處看到此抄本，在 1950 年向世人作了最初的報道（1950 年 7 月《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一期，後載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極興趣。後來此抄本輾轉移到敦煌縣博物館收藏，編號為：敦博 77 號。1986 年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紹良教授在參觀敦煌縣博物館時發現此抄本，請人拍成照片以備研究使用。

本人所校寫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所依據的照片，就是承蒙周紹良教授的好意提供的。據本人對比考察，敦煌新本（或簡稱敦博本）《壇經》與原來的敦煌本《壇經》是屬於同一種《壇經》，不僅題目、編排形式以至字句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甚至某些明顯的錯誤字句也相同，說明二者是抄自同一種《壇

經》。但是敦煌新本《壇經》抄寫工整，字體秀麗，錯訛字句較少，有三行 68 字是原來的敦煌本完全脫漏掉的。原來的敦煌本因為脫漏這 68 字，使得所在段落的前後文不連貫，意義不明。《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是在參考以往諸本《壇經》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敦煌新本所作的校對本，對舊敦煌本的遺漏、錯訛作了補充修正，又按文意重新分段和用中國通用的標點斷句。本書的出版為研究《六祖壇經》和早期禪宗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

本書承蒙林光明先生用英語翻譯出版，並把敦博本、敦煌本的原文分段對照同時印出，相信將為歐美學者研究中國禪宗和《六祖壇經》帶來新的興趣，並為利用新本《壇經》提供很大方便。

最後，謹向林光明先生為翻譯此書所付出的艱辛勞動表示崇高的敬意，並借此機會向歐美學術界同仁致以良好的祝願。

楊曾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96 年 3 月 7 日于北京南方莊公寓

穆克紀教授序

大家都知道，禪宗最重要的著作是《六祖壇經》，而目前看得到的《壇經》英譯本，大部份是後期才出現的，約有二萬個漢字的《宗寶本》的英譯本。

1923 年，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教授（1879~1939），在大英博物館發現了約有一萬二千個漢字的《壇經》。這本書依原出土地點，一般被稱為《敦煌本壇經》。1934 年鈴木大拙發表了此書的第一本漢文校訂本。

1963 年陳榮捷教授根據鈴木大拙的校訂本，出版了第一本《敦煌本壇經》的英譯本；1967 年楊波斯基教授根據他在友人協助之下，與《興聖寺本壇經》對校而成的《敦煌本壇經》，做了英譯，這是全世界迄今僅有的兩本《敦煌本壇經》的英譯本。1967 年至今，未見有新的《敦煌本壇經》的英譯本，反而是《宗寶本》到近年仍不斷有新的譯本問世。前者只有一萬二千個漢字，而後者有二萬個漢字。

1935 年，任子宜先生發現了與大英博物館本類似的寫本，但內容與書寫法較好且較完整。可惜此本後來不知去向，直到 1986 年才又被發現於敦煌博物館，因此仍依發現地，一般被稱為《敦煌博物館本》。

此本消失了五十年，而於 1986 年再度被發現的《壇經》，被世界各地多位學者據之作修訂，其中第一本是出版於 1993 年的楊曾文教授的修訂本。我相信它是截至目前為止，最好也

最接近原始型《壇經》的修訂本之一。

楊曾文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1995 年楊曾文教授與傅偉勳教授、藍吉富教授，要林光明教授將這本修訂本敦博本《壇經》譯成英文時，我人也在台灣。而林光明教授開始進行英譯工作之後，對其中一些翻譯問題，也多次和我談過。這個翻譯工作花了林光明教授九年的時間，現在我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終於要出版了。據我所知，這本書是全世界第一本《敦煌博物館本壇經》的英譯本。

我現在雖然人在印度，不過拜現代通訊科技發達之賜，林教授隨時讓我知道這本書的內容與進展。出書前他請我幫他寫個序，我很高興能幫英文的讀者推薦與介紹這本書。

基本上，這本書的主題是漢英的對照與翻譯，它將鈴木大拙校訂《敦煌本》、與楊曾文校訂《敦博本》的二個漢字本上下並列，讀者一眼就可看出兩者的異同與優劣。根據較正確的漢譯本，當然可做出較正確的英譯。因此，要說《敦博本》及其英譯本的可讀性（指可以正確解讀的可能性）比較高，乃理所當然。對英文讀者來說，看本書最主要的目的可能是看其英譯，因此可以直接閱讀本書的第三章。

我覺得本書的第一章也值得看，因為它分析了全世界到目前為止，對《敦煌系統本》的研究情形；也介紹近二十本目前可取得的《六祖壇經》英譯本的情形，雖然這些英譯本大部份是在後期才出現，且是內容比《敦煌本》多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宗寶本》的英譯本。

第二章是林教授的創意，他將《敦博本壇經》做了結構分析，

透過他的分析，讀者很容易、也很快就能對此經在說什麼有個整體的認識，對瞭解經義及記憶內容應有幫助。結構分析好像是林教授的嗜好與專長，我記得他在《大悲咒研究》與《往生咒研究》兩本書中，就都將各該咒做了結構分析。讓讀者對此二咒很快就能瞭解與背誦。

第四章說明了他翻譯時所遇到的困難，和如何作決定的過程。這個部分能讓讀者了解：由於中文「一字多義」與「斷句不同，意義不同」的兩個現象，所造成的翻譯上的困難。對翻譯有興趣的讀者來說，此章內容很有趣，因為他舉例詳細說明了整個思慮與取捨的過程。

第五章，它舉了 34 個例子，說明了上述近二十本各種英譯本中各家不同的翻譯方法。

第六章，它列表綜合比對了一些專有名詞各家的英譯法。

本書前面的圖片說明部份，列了一份與六祖相關事件的年表，也介紹了自釋迦牟尼到六祖的一生重要處所的現況，讓讀者可大略回顧瞭解禪宗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人物與其相關的一些事情。

除了第三章，本書其他內容皆是以漢文寫成，雖然精彩，可是對不懂漢文的讀者來說，總是一大缺憾。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見到他直接把這個部分翻成英文，如此對《壇經》的研究一定會有相當助益。

本書的共同作者林怡馨小姐是林光明教授的大女兒，她大學主修英文、MBA 主修行銷，曾經在北京及倫敦留學，也在巴

黎與紐約一段時間。我很高興看到她能回家，幫她父親分擔一點有關佛教經咒的研究與編輯工作。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本書，雖然只是共同編輯者。我為這本書能出版而高興，同時也希望她能學著多做一些編輯與研究的工作，因為他的父親有好多計劃想做。事實上，我在台灣時常與她見面，因為她母親總會煮一些印度的咖哩料理，請她送到學校來給我吃，而我住的中華佛研所只提供中國式的素食。

我在台灣住了多年，能看漢文，對禪宗的典籍也有相當涉獵。我覺得這本書很忠實地將漢文譯成讓歐美人士能看懂的英文。我很高興見到這本全世界第一本的敦博本《壇經》英譯本的問世，也樂於為大家推薦。

穆克紀

2004.5.26

釋迦牟尼佛誕日

林光明序

「壇經」的英譯法有多種，例如音譯的 Tanching，義譯 The Alter Sutra 或 The Platform Sutra 等。本書根據『壇』的原意是梵文的 Mandala，因此英譯名定為 The Mandala Sutra，其過程可參見本書第四章之四。

(1)翻譯此書的背景

1995 年 12 月，楊曾文教授應邀來台北，參加在臺灣大學舉行的「天台會議」。有一天在會議休息時，他與傅偉勳教授、藍吉富教授及我，在濛濛細雨中漫步於台大的傳園裡。楊教授突然問起我，願不願意把他的《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譯成英文。當時的我，雖然有藍教授的鼓勵，由於害怕不能充分掌握原典的真義與譯文的精準，因此相當猶豫。後來，傅教授拔刀相助說，他會先幫我看完譯文再出版，要我放心放手去做。我才同意進行這項工作。可惜目前英譯工作已完成，但我的結拜大哥傅教授卻已往生，不能幫我看譯文了。（本書出版之前，好友郭朋老先生也往生，想來不勝唏噓。）

由於中文有一字多義，且斷句不同意義會不同的問題，再加上譯文的選擇只能呈現一種，所以我們幾乎把所有相關的《壇經》特別之〔敦煌系統本〕資料，還有所有找得到的《壇經》英譯本都找來比對。但是英譯了幾年我卻一直未能將此《六祖壇經》的英譯本定稿。

2001 年，楊曾文教授推薦我參加在澳門舉行的：「六祖慧能思想第二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上我發表了一篇論

文：〈試英譯楊曾文教授修訂敦博本《六祖壇經》——兼談諸家修訂本及英譯本之差異及未來發展〉。在參加會議時，我就幾乎將英譯本定稿出版。可是要選擇只有一種譯文而不添加相當的註釋，其實是一件非常難取捨決定的事情，所以雖然在該文中提及準備第二年就要出版，最後也不了了之又停下來了。

2003年3月，楊教授來臺作訪問，在返回大陸之前的最後一天，許書訓老師請我們在他北投的飯店吃飯，席間，楊教授就要求我不得再黃牛，一定要把英譯本早日出版。本書的共同譯者蔡坤昌先生當晚也在場，本書收有當晚的照片為證。當時我只能苦笑說：我們會儘力盡早完成。

謝謝楊教授這九年的長時間寬容等待，今天這個譯本總算要正式出版了。楊教授問我要不要修改他為本書寫於1996年3月7日的序，我說那是個好日子，可證明我慢工出細活，拖了近九年才完成的英譯工作，因此不必改。

(2) 本書內容

本書最後的呈現方式是取兩種漢文本：鈴木的修訂〔敦煌本〕與楊教授的北京版修訂〔敦博本〕，再加上我們根據楊教授修訂漢文本所作的英譯本，共三部份組成。兩本漢文本是分段並列，讓讀者極容易看出此二者之間的差異與優劣。對只想看楊教授漢文本或只看其英譯的讀者來說，只看本書第三章即可。

其次，我將上述我在澳門發表的論文內容部份改寫，成為第一章與第四章的內容：第一章介紹〔敦煌系統本〕《壇經》的背景，及諸本《壇經》的現況與英譯本的情形；第四章說

明英譯的辛苦歷程，並舉例說明我們如何做抉擇的過程。

為了方便讀者對〔敦煌系統本〕有個總體的認識，我大膽的在第二章將〔楊校敦博本〕做了一個結構分析，將全經分成三大段、十四中段，再使用鈴木大拙的 57 節分段法，將全經做了詳細的結構分析，相信讀者看完此章，對〔楊校敦博本〕與所有〔敦煌系統本〕的架構，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對瞭解經義與幫助記憶應可幫上一點忙。

第五章以 34 個例子將諸家英譯做比較。第六章列了一張對照表，將一些主要的專有名詞及幾家英譯做個對照，供讀者參考。本書的圖片部份，是為了讓讀者對自佛陀至六祖一些重要事蹟與相關處所，有個大概的回顧而編輯的。最後寫了篇〈楊曾文教授與我〉的文章，再加上一篇〈跋：我整理《壇經》的歷程〉附在書後，當做我過去十幾年間整理《壇經》的工作的總交待。

(3) 編排方式

本書在編排時，謝謝楊曾文教授給我們最大的自由度，我們採用了大量的分段切割。不過分段與標點符號除了少數更動，絕大多數都照楊教授的原文。在英譯部份，我們大量加了引述符號，亦即將它寫成對話錄的形式，清楚顯示此段譯文是某人講述的內容。理由是我們覺得《壇經》基本上是一本以六祖講述為主的對話錄；除了集記者法海少量的旁白，大部份是六祖獨白；其次是六祖與弟子間的對話；其中有不少名句，以格言的形式，早已融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用語之中。

用這種對話錄的形式重排漢文及做英譯文，我們相信會讓讀者覺得《壇經》不是論理深奧、用字難懂的一部佛經，而

是本非常精彩的六祖一生的故事書，加上他與弟子間充滿禪機的精彩對話錄。

不只六祖的言說，對韋璩與法海所說的內容，我們也採用這種態度，因此英譯的結果，容與他家譯本有相當差別。一例是第 52-1 節的「法海願聞」，我們譯成「法海說：(弟子法海)(我)願意聽聞。」(詳見第 52-1 節)

(4) 主要協助者

這本書能完成，其實要感謝很多人的幫忙。1996 年初步翻譯完成之後，首先幫我看譯稿的是任伯克教授(Prof. Brook Ziporyn)。1996 年 10 月 16 日接到傳教授往生的消息，我帶著任教授看完並修正後的初稿赴美參加喪禮，在喪禮時得識傳教授的前妻鍾淑兒教授(Prof. Clare Fu)，我請她幫忙，因此第二位幫我看譯稿的是她。

後來，有一天與好友胡福和、林勝儀及蔡坤昌等人見面，當時出身英語系的蔡坤昌先生剛剛辭掉工作，準備進修。我問他有沒有可能幫我以英文讀者的角度，就譯文易讀性與翻譯的忠實度，幫我看看原稿。他欣然同意，並在看完譯文以後，提出很多意見作修正。我很謝謝他而且也商得他的同意，將他的名字放在本書當共同譯者之一。

由於我生意繁忙，所以少有時間與他研討。蔡坤昌先生這麼一看，也看了兩年。這其中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忙，例如法國的 Mr. Pascal Durand 及美國的 Mr. Jerry Keys。此外還有我的好友馬克瑞教授(Prof. John McRae)也提供了一些意見，就我所知他 2000 年英譯的〔宗寶本〕，是至目前為止最新的

一個壇經新譯本。

在出版前最後的文字確認與編排時，在北京、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等地遊學多年的我的大女兒怡馨，剛好在此時回國。她在北京時，受到楊教授如家人般的照顧，因此對於這份文稿感到特別親切，除了提供一些意見，也參與了本書的編排工作，特別是圖像的處理部份。本書的最後定稿，雖由蔡坤昌先生及我的女兒林怡馨與我做充分的討論後而做，但所有內容的最後決定是我做的，因此所有的文責由我負責，特別是預料會引起相當爭議的經名定為 The Mandala Sutra 的部分。

(5) 謝言

這本書能出版，首先要謝謝楊曾文教授的好意，指名要我英譯，讓我多念了不少書。其次要謝謝已作古的我的結拜大哥傅偉勳教授，也謝謝結拜二哥藍吉富教授，以及穆克紀教授(Prof. Mukherjee)、楊惠南教授、楊光祚教授、游祥洲教授、吳盟雄先生、余超英先生、林紀穆醫師、陳一標教授、黃英傑老師、戴彰紀董事長、林甘霖先生。還有嘉豐出版社工作人員陳惠珍、徐立強、林祺安、游芬芳、葉雲蘭、林愛真、蔡豐姣、黃家宜與陳宇安的幫忙。也謝謝上文提到的幫我看譯稿的朋友們，及封面題字的嚴榮貴先生。這本書終於能出版，要謝謝所有這些幫忙的朋友。最後不能忘了這十多年來無怨無悔，一直在經濟上支持我的佛教經咒工作的賢內助——陳慧珍女士。

本書所收的相片部份，主要是由黃夏年教授、楊曾文教